

北伐前後（一）

干國勳

我的戎馬生活

北洋軍人橫暴鄉民

民國九年，我十三歲，農曆八月十四清晨，我姐夫陳金寶肩挑兩簍山藥，到廣濟縣城去賣，我跟隨其後，一進東門走在石塊舖砌不平的街道上，前面有一個担着細小青辣椒叫賣的小販，看樣子也是剛才從鄉下來的，被一位迎面而來的阿兵哥，飛起一脚將籬筐踢翻，青椒遍落路面石隙；阿兵哥大罵，舉手向小販頭部擲去。小販連喊：「老總，饒命！街坊舖戶、路人神情緊張，有為那小販求情，並斥責其不應該擋着老總的路，一場暴行，始告平息。」

那時湖北各縣農村老百姓，只要望見有穿灰色軍服的阿兵哥，就沒命的逃匿；為的是那些軍人之中的大多數，皆視人民如奴隸，搶掠財物，強暴婦女，沒有人管。北京政府為軍閥操縱，出了兩個滿想以武力統一的頭子，一個是段祺瑞，一個是吳佩孚，們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長江富庶的省份都極有興趣，總想把他們親信的爪牙，什麼師長之類派來這些省份當督軍。在孫中山先生革命建國願望遭受了

挫敗之後，這些帝制餘孽，封建渣滓，既沒有高度的政治理想，自然更無所謂法度了，只是依賴槍桿搶地盤、魚肉人民、擴充實力，因而便形成了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局面，我就是這樣局面之下，逼着往廣東跑的。

民國十三年，我十七歲，在縣立農科中學肄業，國文教員饒端士出了一道「春秋無義戰，今日奉直戰爭，陳義若何，試申論之」的作文題目。我那時還不曉得什麼三民主義？祇是對那個阿兵哥打賣辣椒小販，和一般鄉人畏軍人如蛇蝎的刺激，中心藏之，無日忘之，便就題發揮，痛詆了那些無法無天的軍人一頓。說他們還有什麼人民，還有什麼民國，無人民和無民國之軍人的戰爭，自然談不上義戰，至於「奉以曹錕賄選當總統，違反了臨時約法，故必戰無赦」，「直以張作霖佔據東三省，反抗中央，故必戰無赦」都不過是爲了地盤，借題與兵而已。我那篇作文被打了九十五分，評語是「義正詞嚴」，國文教員饒端士是革命黨，跟居正先生參加過討袁運動。

決心投考軍事學校

民國十四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中國工人和學生多人被日、英廠主與水兵巡捕殺害，上海學生聯合會發起罷課罷工，武漢迅起響應，廣濟是時有普通中學兩所，農、商、教會中學各一，合共有五所中學，在湖北各縣，甚至長江各省所屬縣份，是中學最多的一縣，因此也得風氣之先，即起響應。各校學生皆開會罷課三天，以十人左右爲一組，持旗幟帶着油印的傳單，下鄉宣傳反英、反日。把我們平日讀歷史和地理課本上所載自鴉片戰敗之後，列強對中國割地賠款諸侵略情形，對民衆大事宣傳。不久放暑假了，從武漢回來的學生口中，知道居正在開封辦學生隊，訓練學生軍，樊鍾秀在臨潁辦滙案後援建國軍軍官學校，我乃怦然心動，與同學有志者數人往返商量從軍，決定後，報告父親，他不同意，並說：現在兵荒馬亂，除了亡命之徒外，規矩人家的子弟，是不當軍人的。我說：現在讀洋學，學膳雜費、書籍費等，是以銀圓計算，一年兩個學期，需數十百圓，我心實不忍將父親日抹黃汗的錢花在讀書上，往後這些費用，是會不斷的增高，父親一年耕種辛苦的錢，是不夠的，我不願



。警一之列行槍操生學加參練訓生伍入受接校軍埔黃考投者作文本前年十五

學，就須舉債，別人說：「居正和樊鍾秀所辦的軍校，都不要錢，並供伙食服裝，畢了業即派往軍中做事，兒多年以來，看到父親被一些壞人欺負，簡直暗無天日，又看到一般老百姓，被那些北方軍人欺負，簡直是土匪強盜，數十年來英國和日本人，要了我們的許多好土地及千百萬兩的白銀還不說，並且時常殺中國人，爲了免除父親愁我的學費，爲了洗雪家仇國恥，我已決心外出進軍事學校，並有五六人同行，務請父親同意，爲兒籌旅費十五元。老人家見我意志堅決，言之有理，遂勉強同意，多方張羅旅費，使我得以成行。」

由漢口到黃埔遇劫

十四年八月初與同學胡維漢、崔傑勛、舒光明、周繼武等，由武穴乘輪船經漢口，搭上海漢火車向鄭州進發，爲了節省，買的是四等車票，那是有蓋無坐位的鐵皮車，男婦老幼士兵，東倒西歪坐得滿滿的，車行一日到深夜二時餘，已是河南信陽、明港地方，忽有一捆橫皮帶掛刺刀的兵，說他失掉了錢，氣勢兇兇的搜查旅客，將崔傑勛同學懸在腰間白皮帶裡的十三枚銀元，完全搶去，這是由於崔君在深夜時靠着車皮悠悠睡去，十餘枚銀元藏在布帶子裡凸出腹部，露了白，才招致搶劫。崔君當然死命掙

扎，而那個兵左手拔刀，右手猛擱崔君，車上頓形緊張，惟都禁若寒蟬，我們四人以車上散兵人多，深恐不敵，僅護着崔君，俟到臨潁站我們就不顧一切，將那個兵拉到站房，由車站上哨兵將那個兵與崔君一同帶走，我們車票是買到鄭州的，乃由年長的胡、舒兩人陪着崔君，我與周君仍繼續行程，崔、胡、舒三君因居臨潁數日，前行旅費不足，遂折返廣濟，而投考軍校目的就犧牲了。

我到開封後，住在黃大王廟街的「青雲客棧」，客房三角錢一天，連飯每日約七角上下，居正辦的學生隊考期過了，廣東黃埔軍校適在這裡公開招生，主任委員是鄒效公將軍，保定出身江蘇吳縣人，這時河南督軍是岳維峻，與國民黨有默契，故居正、張繼等均在彼間公開活動，張、羣且任河南警察廳長，其他各省均不能公開招生，我們的試場是中州大學，分身體檢查、筆試、口試三種，第一二兩次各錄取千餘人，給予錄取證明書，發旅費二十五元，個別祕密前往廣東黃埔校本部報到，關於行程注意之點，如經過王占元、孫傳芳防地，應如何隱藏身份等，鄒效公將軍曾對我們詳加說明，但我係初次出門，他那吳濃官話，我僅聽懂了十分之一二。

大概是農曆九月初，由開封回到家裡，父兄姐姐們都非常歡喜，我告以即須去廣東，他們又有憂色，胡、崔、舒三同學也來看我，我對他們說：我到後看情形，當來信告你們，希望有以助君等達到從軍報國之志願，我們有生之年，須消滅這些土匪軍隊。我又去農科中學向教職員和同

中外雜誌

學們辭行，校長胡朗元先生極力阻止我說：廣東現在有共產黨，全國人都反對。我說：廣東現在是孫中山先生創造的國民黨當道，主張對內打倒軍閥，對外取消不平等條約，是很合乎救國救民需要的，我願前往為求真正的中華民國的自由平等而奮鬥，不願在這專門魚肉人民的烏烟瘴氣環境裡偷生。胡先生阻我是好意，惟他出身科舉貢生，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建國主張，不甚瞭解，平時對我愛護備至，故有此勸阻。

干姓在中國各省甚少，但在廣濟則為大戶，族中為獎勵子孫讀書，按新學制，凡小學、中學、大學學生每學期，都有獎學金若干，族中豪劣

，以我父親係山野農夫，藉口學農科的，將來沒有發展一意指不能做官，不在獎勵之內，不發我的獎學金，別姓人士都為我抱不平，但我父勢孤無力，祇有忍受，此次看到我考取了軍校，那些豪劣態度立變，集議除補發我在農科學校中的兩年獎學金之外，並撥一次按進北京大學例，發給我三年獎學金，父親對此特召我及二哥商量，他老人家的意思，以過去之爭取這獎學金，實在是因為家境困難，學費和買書費不夠，不意他們仗勢歧視，迭施侮辱，現在去廣東進軍校，路費有了，其他一切費用既概由學校供給，這錢我們不要了，請他們幫助別家窮子弟讀書，父親的話

平允仁恕，我們兄弟倆當然同意。



民國二十一年本文作者任軍委會政訓研究班上校指導員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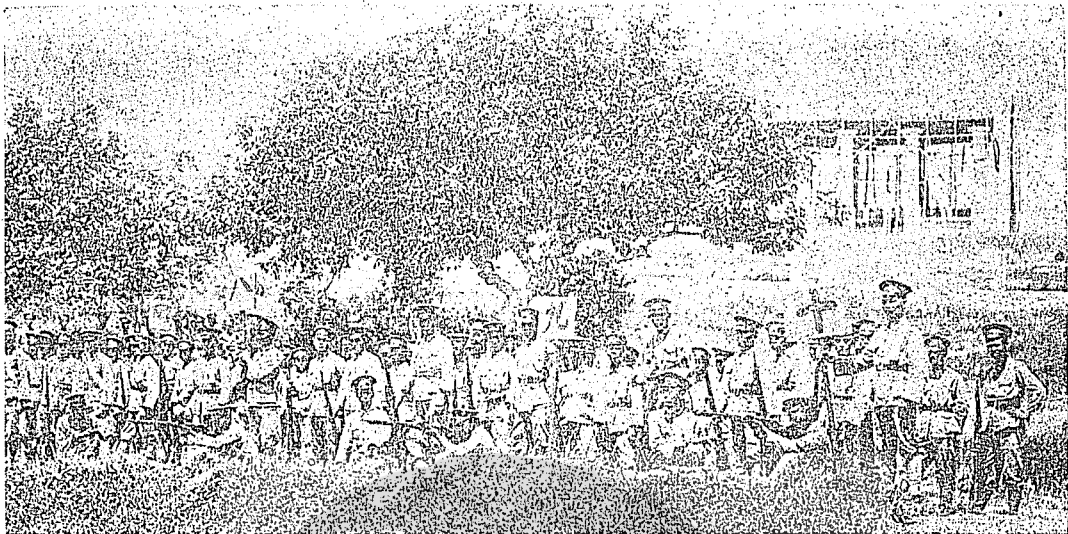
由廣濟去廣東，

要到武穴坐長江輪船經上海轉，父親特就廣濟出產的大豆十較黃豆大一倍，炒熟煮軟加些辣椒，做了一罐路菜，非常營養可口，由我仲兄挑着一隻箱子和一捲棉被，送我到武穴候船，臨行父親含着淚水對我說：你此後一切都須自己作主，惟斷不可粘上鴉片烟。蓋是時政治腐敗，多數公務

人員及地方士紳，皆有此嗜好，其敗壞品，往往是形成惡勢力的因素，故他對我有此叮囑，在武穴邀到郭典威君同行，他大我四歲，有出遠門經驗，可以得其照拂，由武穴到上海買三等票，各耗銀三元多，仲兄與我在江邊分別，上海候船二日，住的是十六舖「浙江旅館」，曾逛大世界、先施公司，一個有生以來尚未見過電燈的山野孩子，大有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之感，花了近五元買到去廣州的船票，那隻船約三千噸，行駛到大海中顛搖不已，使我頭暈大吐，不能進食物，這時是農曆十月底，長江一帶須穿棉襖，而廣東尚如初秋，使我有天地變色之感，船進珠江水漸呈黃色，過魚珠砲台，即拋錨停船，那裡已是黃埔江面，有六七人下船，均是來進軍校的，黃埔軍校大門前，有木搭的碼頭伸進江裡，我們一行提箱攜被逕至門衛處停下，向一名排長似的衛兵司令，出示錄取證明書後，即被帶往校值星官室，繳呈證件登記，取得該值星官從校本部領到的入伍證件，並交出所有的私人行李後，即往校本部右側大操場那端，曾家祠入伍生第一團三連報到。

入伍生活操課緊湊

我報到時，該連已成立了一月，我連軍服尚穿不好，幸連長王敬久先生，深加體愛，從穿軍服打綁腿，以至整理內務、立正、稍息、四字慢步等，均給我以單獨個別教練，他是本校第一期畢業，江蘇豐縣人，約長我五歲，抗日、剿匪時曾任集團軍總司令及兵團司令，以勇敢善戰著稱



黃埔軍校同學野外戰鬥演習之一瞥。

，病故台南市。入伍生教育，大致言之，是三操兩講，三操：有晨操帶跑步，跑步自五百米至五千米之越野跑，午前及午後操，由制式教練到野外演習，和射擊、築城等，兩講以典、範、令為主，而輔之以軍人精神教育、總理遺教等，時間分配緊湊，過的是完全士兵生活，駐地不時移動，看守魚珠砲台、惠州城防等勤務，我們都担任過，輪流持槍放哨二小時一換，衣服、綁腿、草鞋、布襪，完全自己洗滌，四五期與二三期時間相距僅年餘，民國十五年春，我團駐廣州沙河，忽奉校令調我們一個排，至校本部看守犯人，在校內西邊一棟樓房上，有四個房間關了人，排長交代我們，不許與犯人談話，不准任何人接近他們，我們服勤一週，即交給別排了，後來聽說這些人犯，是吳鐵城、梁鴻楷、林直勉、李基鴻等，他們似是因廖仲凱先生被刺案而遭逮捕？大概是十五年五月，我接到仲兄來信，說父親因病逝世，晴天霹靂，令我痛不欲生，感到一切都完了，當即向連長請長假奔喪，他報到團部，團長郭大榮僅准我喪假一週，在連上休息，一週過後，我也不出操，不上課，幾於以淚洗面，開除退學，聽之而已，實覺人生乏味，好個王連長，他對我深表同情，私人拿出十塊毫洋，要我的廣濟同鄉同學蔡祥鳳君，帶我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及白雲山等處散心，又親對我說：蕭耀南死

了，吳佩孚內部不穩，我軍即要北伐，第一個目標是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你應完成學業，隨北伐軍勝利而回家葬父。廣州距湖北數千里，我身無分文，舉目生疏，實在走不了。

結業分發參加北伐

約過兩週，是六月初旬，連長叫我到他房間，興奮的說：你回家機會來了，中央黨部有命令來，要在本團挑選北伐宣傳員，你應報名參加考試。我即填表，三日後由團總值星官沈振亞營長，率領全團報名者近三百人，自沙河步行至中央黨部，即在大會議廳考試，主考官係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僅各作五百字上下自傳，和一千字上下國文各一篇，自八時起至十一時完畢，鄧演達時仍兼軍校教育長，並對我們作二十餘分鐘講話，兩天之後，錄取通知到了，規定即往廣州中山大學報到，接受特別訓練三週，其內容大致是：每日軍訓一小時，政治課程五小時，名人講演二小時，夜間沒有自習，小組討論會二—三小時，與第四期政治科合併總共六百餘人，編成一個總隊，四個中隊，總隊長是陳 沛，係第一期，政治教官邵力子、繆 斌、邵元冲、甘乃光、周恩來等，名人講演蔣作賓、譚延闓、鈕永建、吳稚暉、鄧演達、白崇禧等，政治指導員繆斌、甘乃光、李鶴林、惲代英等。

七月二十六日結業，我被分發到第二師四團任宣傳員，支見習官薪，二十七日即隨部隊由黃沙車站，乘粵漢鐵路火車去韶關，那時第一軍的第一和第二兩個師，編為總預備隊，指揮官是王

柏齡，政治部主任是繆斌，第一師長是王俊，政治部主任是鄧悌，第二師長是劉峙，政治部主任是楊麟，第四團團長是陳繼承，團政治指導員是官全斌，所有總預備隊的政工人員，除繆斌外，其餘都是一二三期同學，在廣州大學受訓的四五期未正式畢業者，一律任宣傳員，配在軍、師、團政工機構，由四十人至五十人不等，至其他各軍師團政工主管姓名，因我非其屬，故概不明。

由韶關往湖南，概係步行，我們由團指導員辦公室派幹事一人率領，每日清晨在部隊先頭行進，沿途張貼標語，散發告民眾書，凡過村落、茶舖，即站在較高處向人民講演，說明革命軍北伐的意義，及軍紀與對人民的態度，如不拉夫，不住民房，公平採買，不傷害人民任何工作，不損害任何農作物，茶水，及一切小吃等，皆須付錢購買，也負有糾察軍紀之責，實際上所有部隊長，均係軍校同學，行軍時對士兵都極體恤，管理亦嚴，擾民之事極少，偶有軍民衝突事件，如為政工人員發現，立即告知部隊長糾正，政工人員也可以立即糾正，要而言之：政工人員負有保證部隊，必須遵照告民眾書的內容對待人民，和善盡革命軍人之一切職責的責任。

由韶關到樂昌縣後，再前進即是九峯山，翻越這山需兩日，時值溽暑，有霍亂症發生，沿途官兵患者不少，各團體有一個衛生隊，但藥品及醫務人員仍感不足，患者死亡率為十分之一，可為寒心；我與李則芬（陸軍中將現住新店）、陳國獻三人結伴而行，晚間在山野三人背靠背坐睡

，對霍亂症持高度警戒，過九峯山後即入湖南界，沿途人民賣茶水、雞蛋、稀飯、煎餅等不絕，真可說是箪食壺漿以迎，在良田、郴縣、來陽縣各地，均開了軍民聯歡大會，並由政治部在晚間演話劇、放電影，概係無券招待人民，可說是軍民一家，皆大歡喜，政工人員間或向人民演說，也有士紳用當地土話，登台發表意見，表示對革命軍歡迎，痛陳軍閥部隊騷擾情形，有的老百姓說：他們從未看見過有如此文明的軍隊，那時每個連，從連長到見習官，大致是七名軍官，這七名軍官全是軍校出身，未入軍校前，多受過中等文學校教育，且係來自農村，倍悉民間疾苦者，對革命軍要如何的為救國救民而戰，抱有高度熱情，又受過嚴格的訓練，這在當時全中國，確實是一支有主義、有紀律、能真為救國救民而戰的軍隊。過衡陽到涇口時，我奉命任第二師四團七連政治指導員，見習時間還沒有一個月，即越過少尉階級而任中尉，這完全是因為逐漸接近前線，必須充實連級戰鬥單位的緣故，在株州總預備隊兩個師，受到蔣總司令的檢閱，時間是十五年八月底，我軍前鋒已分數路進入湖北，在通山、咸寧之線與吳佩孚軍展開了熾烈的戰鬥，我們經由長沙向岳陽前進，由株州到武昌的粵漢鐵路本已通了車，但這時機車及列車，均已為敵方截扣了，我們部隊是沿鐵道步行，到達岳陽僅住一晚，第一師及總預備隊指揮部，又奉命退回長沙，我奉調至總預備指揮部政治隊服務，指揮部及第一師部隊，在長沙未停留，即向瀏陽方向前進，目的為堵擊孫傳芳部之謝鴻勳師的楊振東旅，因

楊旅有由江西銅鼓攻擊瀏陽威脅長沙之勢，長沙往瀏陽行軍一天路程，雖時值仲秋，而仍山清水秀，每家門前幾於均有清澈流水，山谷中多是梯田，人民多豐衣足食，江漢間漁米之鄉不若也，年輕少女，容顏秀麗，似乎她們早已知道革命軍紀律好，故皆依門輕裝，擺設食攤，招待我們這班武裝過客，山上茂林修竹綿延無際，此殆皆為瀏陽盛產鞭炮、紙張之原料也。由瀏陽東進即入贛西銅鼓縣，敵軍楊振東旅部駐此，其先頭部隊與我軍在湘、贛交界山區接觸，我軍縱深配備，正面以一個加強營與之接戰，主力從左右翼山地包抄，數度夾擊，將敵切斷成若干小股，經三日夜之戰鬥，將該旅完全擊潰，俘獲三百餘，擊斃數亦如之，山谷、田間遍陳敵人屍體，皆身材高大，一望知其為直、魯人也。銅鼓戰後，俘獲敵兵，總預備隊編成兩個補充連，我任第二補充連連長，駐瀏陽訓練，及第一次攻南昌城失敗，部隊退到奉新縣整訓，補充連開往填補各團傷亡缺額，我奉命往高安縣之總司令部政治部駐贛第十六分部服務，分部主任李方，原任總政治部黨務科長，短小精幹，極得鄧演達信任，分部組織下有科股，較總預備隊政治部為大，每次工作會議，似有共產黨在操縱，我僅係國民黨員，在校既未加入孫文主義學會，亦未加入青年軍人聯合會，我那時入校較晚，年齡亦較幼，抱定既是國民黨員，當然只信三民主義，用不着加入孫文主義學會，同時又認定既已進入了軍校，就是青年軍人，更用不着加入青年軍人聯合會，蓋我看到一些人常有鬼祟行為，搞不清楚他們在做什

？故抱定宗旨，決不再入國民黨以外的團體，故此時他們鬥爭，我都置身事外，但頗感覺到他們那些激烈份子，似不是爲了工作上的真理是非，而爭得面紅耳赤，是在意氣用事，故入人罪，乃於晚上散步時，向宣傳科股長劉粹平君說：曹尚青（四期政治科）那班人，爲何這樣好猛烈抨擊別人。劉君說：他們是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人，是有作用的。我說：這樣下去，在這裡工作可怕，我們應該有幾個人聯合起來主持公道。他說：季主任對他們信任，鬥不過他們，只好等等看。

不久南昌克復了，十六分部移駐南昌，行軍時主任季方，按規定可坐四人抬的轎子，但他不坐，與我們一同步行，走得很快，沿途買南豐橘子與我們分食，絲毫不令人覺得他是少將階級的主官，他爲人不愛多講話，偶一發言，總是適當得體，不像是個共產黨，聽說他與施存統等搞第三黨？到南昌後，我們駐在百花州，此時孫傳芳、吳佩孚兩個主要敵人，已被我們打倒了，流血流汗四個月，至此才嚐到勝利的果實，開軍民聯歡會，勝利大遊行，鞏籍同學劉宏義接辦了南昌民國日報，要我們幫忙，特請我們在江西大旅社住下，吃大菜、洗洋瓷盆熱水澡，一天總司令部派來若干槍兵，由我們每一軍官率領槍兵三人，檢查可疑戶口，我在一戶人家衣箱中，檢到像鄉下人家炸過油的菜子餅多塊，拿到一嗅有異味，派兵去叫警備部某副官一問，才知道是鴉片烟土，於是將戶主及烟土由副官帶了去，又再檢查別家，我的一組始終沒發現敵人逃官及槍枝，別組則得有槍枝、子彈等。克復南昌俘獲敵軍的人槍甚

多，總司令部將這些俘虜編了四個補充團，我奉派爲第四補充團第一營政治指導員，先由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召見，他穿一套「華達呢」茶綠色漏紅的中山裝，坐在圈圈椅上，小開派頭，盛氣凌人，與季方相較，一令人敬佩，一令人輕視，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爲鄧演達看中而走進總政治部的。第四補充團團長是詹忠言，第一營營長馮德實——第一期，駐南昌訓練不到一月，即編爲第二十二師六十四團，師長是陳繼承，屬東路軍第二縱隊，指揮官是王俊，政治部主任繆斌，這時浙江尚在孫傳芳手中，我軍作戰計劃，係配合東路軍由福建北進，江右軍由皖南東下，第二縱隊是由廿一師嚴正部，與二十二師陳繼承部組成，爲出贛攻浙的主。

由南昌出發，經過進賢、東鄉、貴溪、弋陽、橫峯、上饒、玉山等縣即進入浙江衢縣，該縣由孫軍周鳳岐部駐守，他已先向我軍輸誠，編爲第廿六軍，故我軍進入衢縣城郊，周部擺隊歡迎，惟他們還穿的是五省聯軍服裝，頭帶荷葉軟式軍帽，讓開縣城由我軍接防，衢縣亦名衢州，係浙西重鎮，由衢縣東進爲龍游縣，駐有孫部主力孟兆月師，我們貼出標語是：

「生擒孟兆月，活捉孫傳芳，打倒張作霖，殺死張宗昌」，在龍游城郊戰鬥半日，敵人潰退，我軍迅即分佔蘭溪、金華、武義等縣，十五年農曆年在金華過的，敵人全面退出了浙江，杭州爲我二十一師進駐，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首先進駐上海，江右軍程潛部亦克復了南京，至此敵人已完全退往江北，東南抵定時在十六年二月。（未完）

喬家才先生又一名著：

海天感舊錄

定價肆拾元

要目：戴笠將軍策反奇勳，戴笠將軍的人情味，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山西光復前後，黃埔當年鐵與血，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考城戴秋陽，西安事變外一章，五百完人史詩三篇，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內容精彩，百讀不厭。